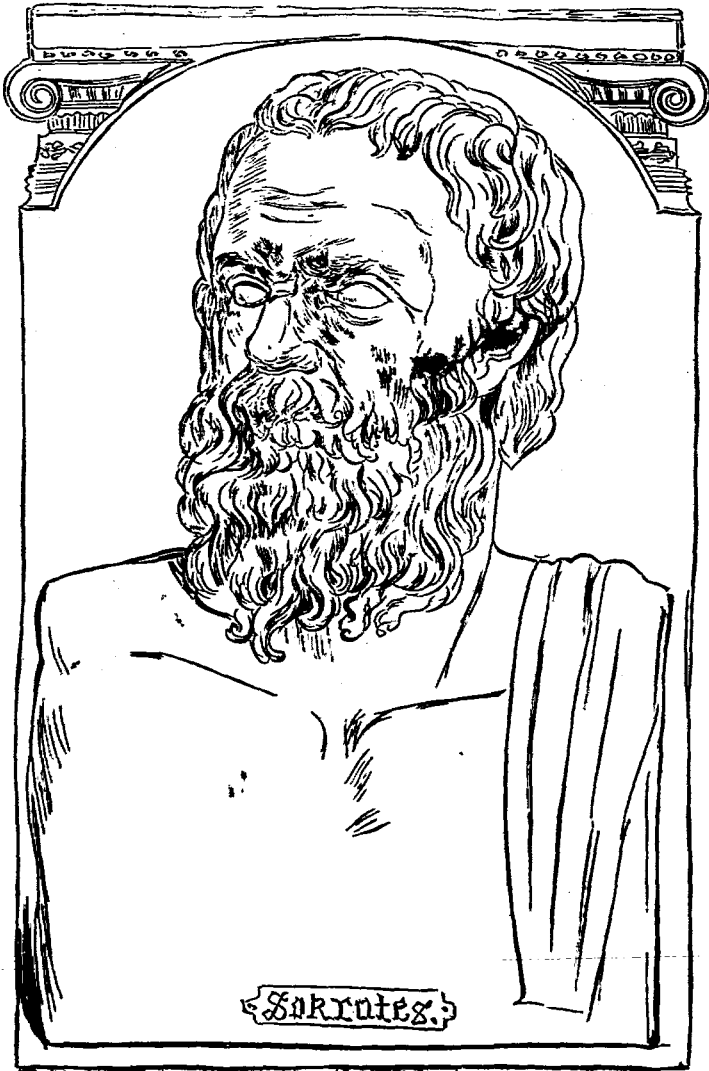


子孔洋西名一

底拉格蘓

版藏局眾合州杭

蘇 格 拉 底 像



# 蘇格拉底目次

- 第一章 波斯戰爭後之希臘
- 第二章 蘇格拉底之前半生
- 第三章 性行人物之一斑
- 第四章 特耳哈之神託
- 第五章 知德合一說
- 第六章 罪案及辯護及判決
- 第七章 死
- 第八章 餘論



M.G.  
B502.231  
1



# 蘇格拉底

## 第一章 波斯戰爭後之希臘

奇矣哉盛矣哉。今日之學界乎。彫鑿乾坤不足方。其深洞穿溟滓不足方。其精河出伏流一瀉汪洋。熊態鶴鶴其道大光。然毋數典而忘其祖也。試洞洞以從之。果食誰人之賜也耶。則請斷之曰。開東洋之學慕者。惟一人曰孔子。開西洋之學慕者。惟一人曰蘇格拉底。之二人之事業之關係均各不同。而其占位置於世宙占價值於學界也。則無不同。孔子尙已。請言蘇子。

蘇子者希臘之雅典人也。吾聞之。知其入必先論其世。請枚舉希臘時代史上著名之人物。詩聖有荷馬。美一作霍史祖有赫洛德他士。雄辯家之泰斗。有特莫司。綏納士。思想界之巨擘。有亞理士大德。加之以佩黎克耳司之政治。哀巴密嫩達之兵法。至最後亞立山大王雄圖時。其間俊傑異材。蠶涌而起。斗量筭掃。不暇數算。吁。茂矣。旭

日未出海。水先波。鳳鳥一鳴。百禽齊噤。其亦知所謂蘇格拉底者乎。抑又思之。其人物其事業之各異。固消息於時勢。及其他種種之關係。鶴脛是脚。強定甲乙。達者矜焉。然而身不能至。心嚮往之。我之所好。則敢舉蘇格拉底以當之。蓋其人物其事業。其主。張。大矣。高矣。美矣。聖矣。實未易見其匹也。

希臘者。西歐文化之源泉也。其爲國也。因山海之區劃。而自然爲數多小邦之分立。其主有二。一爲斯巴達。德利安人之代表。一爲雅典。愛奧尼安人之代表。斯巴達取保守主義。而雅典則取進取主義。蓋斯巴達主武斷。而雅典主文事焉。然此但就一國之興廢而論耳。若就世界文明之點而論。則貢獻之者。非斯巴達而雅典也。此亦三尺之童子所能辨別者也。

斯巴達因來加耳加司之法律。而行武斷專制之政治。至雅典則不然。有德拉哥之法律後。更有梭倫之法制。及克利司綏納士出。限制執政官之權力。舉全國之公民。悉與以政權。爲純然之民主政。因而愛國之心。油然勃發。其進步。遂至雄鎮中部。希臘。

臘而皇。皇乎與斯巴達爭霸。

精騎百萬。由陸而來。鑿鑿三千。浮海而至。以期唾手得希臘全土之波斯大軍。敗於沙拉迷司灣頭。而查耳克綏司不得不膽落心悸。孤鼠而逃矣。至其次三十餘萬殘兵。敗於班非里耳河畔。由是波斯之驕主。不能再舉矣。當斯希臘大勝之時。維斯巴達王洛尼達司孤軍奮鬪。扼沙莫披林之天嶮。終至戰北。而雅典之水將特米士多克則神機妙算。觥觥一時焉。於是雅典遂日勃興。遂凌駕斯巴達。爲特洛士同盟之首領。擔保護希臘屬島之責任矣。雖斯巴達頗怒雅典。雅典亦頗怒斯巴達。雙方又屢屢交兵。然終以雅典之勝。爲結局。而雅典之威力。遂一時壓服全希臘。

由紀元前四百六十一年至四百二十一年間。所謂佩黎克耳斯時代者。雅典蓋在大政治家之字下。而國運隆盛。直達絕頂。佩黎克耳斯雖貴族之裔。然頗主張民主政治。而爲民主黨之首領。及其起而執政也。則務以改良國憲。堅雅典民主之基礎爲事。是故其在職時。雅典文運空前絕後。文學藝術。殆無其比。使希臘二字。粲然放

光。彩。於。世。界。歷。史。者。蓋。全。屬。此。時。代。之。所。肇。萌。所。享。毒。也。

物。盛。則。衰。月。盈。則。虧。當。此。黃。金。時。代。雅。典。人。不。免。生。慢。傲。之。心。且。太。平。華。胥。之。夢。酣。而。未。醒。國。民。精。氣。遂。漸。消。亡。故。佩。黎。克。耳。司。末。年。哥。兒。克。拉。之。變。實。沾。怨。於。斯。巴。達。及。同。盟。諸。國。遂。起。配。洛。崩。納。速。司。戰。爭。兵。結。不。解。者。三。十。餘。年。至。紀。元。前。四。百。五。年。不。得。不。爲。斯。巴。達。所。屈。伏。於。是。政。治。上。之。地。位。墮。落。無。餘。僅。留。強。弩。餘。勢。於。學。問。藝。術。上。矣。噫。嘻。危。矣。哉。雅。典。噫。嘻。幸。矣。哉。雅。典。忽。生。一。蘇。子。

今。當。攷。蘇。子。一。生。之。年。次。其。生。也。爲。佩。黎。克。耳。司。時。代。其。死。也。遠。在。配。洛。崩。納。速。司。戰。爭。以。後。一。國。盛。衰。歷。歷。目。擊。撫。今。思。昔。曷。勝。感。慨。愛。國。之。情。油。然。不。能。自。禁。知。禍。機。之。已。伏。知。人。心。趨。向。之。甚。誤。乃。奮。獨。力。揮。空。拳。誓。欲。挽。既。倒。之。狂。瀾。其。挽。之。也。不。以。區。區。一。時。彌。縫。之。方。策。其。憂。當。世。之。心。兼。而。爲。憂。萬。世。之。心。焉。遂。以。健。全。之。精。神。探。究。人。間。知。識。之。閩。奧。盡。瘁。盡。勞。以。立。於。科。學。的。基。礎。上。之。倫。理。教。化。導。一。世。圭。臬。千。秋。嗚。呼。雖。至。其。死。之。日。猶。不。能。達。其。目。的。然。流。風。餘。韻。不。但。發。進。希。臘。之。思。想。并。



於世界文化上留一絕大之影響。此所以使吾人且感且欣且頌且舞而不能自己也。

## 第二章 蘇格拉底之前半生

嗚呼。戲海之神龍。蟄於深山蔽天之秋隼。育於寸卵偉人白屋。殆古今人物史上之鐵板注腳。又何怪乎蘇子。蘇子生於雅典之隘巷。父曰蘇福尼。司古彫刻師也。母曰法衣納來達。產婆也。其降世之年日。雖不可得其精確之數。然大約不在西歷紀元前四百六十九年下云。

蘇子前半生之經歷。未易猝知。但其以貧賤之父母而教育偉人。則其爲當時法律制定之普通教育也。亦無可疑。然據世之所傳。則云有雅典富商曰克黎多者。夙器其天才。助以資斧。使之逃乃父之工場。而學哲學之端緒云。是耶非耶。其信然耶。綜之蘇子幼時。其境遇如此。其教育亦大概可知。特其時幸遇佩黎克耳司之治世。而其人又生長於文明中心之雅典。則雖教育之方法不可攷而耳濡目染足以啓

發其精神。揆揚其志氣也。亦章章明矣。紀元前四百六十年至四百二十年之蘇子之前半生。斯時雅典傑俊輩出。其劃史上爲新時期之政治家兼雄辯家佩黎克耳司其人者。今不復贅。其他詩人則有哀司克洛。速夫克耳。油利拔特。彫刻家則有挪的亞。歷史家則有蘇西底特。建築家則有衣克底奴。蘇子生於其間。歷訪諸大家。聆聞其說。漸磨其教。蒙受其利益。此亦可想之事。加以當時雅典有所謂市之公民者。總數有一萬四千人。凡公共事業之所關。論議討查。終日孜孜。而佩黎克耳司之政治主義。則又在使其所謂市者。爲希臘全國人文首都之中心。當時雅典之勢力。壓服列邦。儼然帝國。他邦敵國。咸呼之曰專橫市。而雅典之主權。尤在議會。所謂市之公民者。皆其議員。下則處理家庭。上則參與國務。及立法和戰同盟殖民之政畧。無不討議之。而其他雅典裁判所之構成。則在市民之以投票法所選之審判官。故當時雅典之國家組織。無在不足以訓練市民之智力。遂使普通之學問之識見。比之他而非。常高度焉。生此世也。爲此人也。幼年之蘇子。顧謂其一無所影響焉。惡可得。

耶。

由此以觀蘇子前半生所受之感化。得力於普通教育者。似無可疑。而至其形式之訓育如何。領受之非常智識如何。則頗少確証。即其智力發達之真歷史。亦尙需縝密之攷究。惟據傳說。則童孩之時。曾學體操及音樂耳。彼通曉古代之希臘文學。頗愛誦荷馬之詩。不去口。平常無事時。每抄記之云。又據隨諸券之所記。則赫拉克洛所選之普洛諦加之譬喻談。亦嘗反覆熟讀之云。蘇子曰。余舉昔賢之遺於書中者。與友人共研究之。以爲習慣。是蓋指七聖人輩之語錄。即所謂希臘七賢者而試舉其一。則所謂「知汝」云者。殆其拳拳者也。而蘇子學問之淵源。在此夫。在此夫。

彼又修數學科學星學幾何學之一班。海拉克利達。波美尼特。亞納沙哥拉等先代哲學家之緒論。亦畧解其大意。而就中以亞納沙哥拉較爲傾慕。故其少年之時。又頗有親炙亞氏之說。其習科學數學也。雖亦在少年之時。但親炙何人。則邈乎不可得而詳。然後又棄去而不卒學。以爲修科學者。實際上之需要耳。星學者。觀測星辰。

定時。刻。知。方。位。航。海。者。之。所。爲。耳。數。學。之。加。減。乘。除。日。常。交。易。之。媒。介。耳。故。至。後。年。總。付。之。一。喝。曰。科。學。家。者。狂。痴。子。也。其。所。得。之。結。果。全。無。可。望。全。屬。矛。盾。抑。科。學。者。不。生。產。的。不。可。能。的。無。慈。悲。的。與。其。孜孜於無用之閉事。何如轉而探求必要之知識也。

蘇子前半生之行事如前所述。可証者雖不多。然尙有三逸話。幸而傳存。抑亦可以推知其人之大凡矣。紀元前四百三十二年。至四百二十九年間。蘇子爲一兵士。而從坡的特亞之出師。但其地初爲司來司之一邦。實雅典之保護國。一旦翻反旂。其勢洶洶。圍城至五年。雅典始得勝云。其時也。蘇子不辭勞苦。屢屢有驚倒儕輩者。其與亞耳西皮亞之關係。亦實始於此時。蓋蘇子不特救彼於重圍。且讓彼以己之勇名。以獎厲其餘生焉。四百三十一年。配洛崩奈速司戰爭起。至四百二十四年。爲塞拜司所大敗於特里溫。其敗也。蘇子獨與臘克斯其人者。共爲殿後。其決然不屈之勇敢態度。無論敵人。無論儕偶。均所賞歎。而皆以爲若雅典人盡能如此。則安

至有如此不名譽之敗也哉。至四百三十二年。安非撲里司之役。兩軍之主將皆殞命劇戰。蘇子於此亦頗健鬪云。然其特功無可憑証。惟後段引抄之亞耳西皮亞的之演說中。雖云零碎。然亦確實之事也。

安非撲里司戰後十六年間。蘇子無所聞於世。其間所起之二事件。乃後年審判之時所自行演說者。然於道義上頗足表示其大勇。

蘇子亦市之公民也。常列席於議會。因而順序爲議長。是日也。無端空涌一大問題。先是紀元前四百六年。雅典之水軍。於來斯波斯東南亞耳格奴西哀島。迎擊拉綏的孟人而破之。會猛風暴雨。霎時而來。海翻波湧。雅典軍不得收屍。不得已。囑命裨將收之。八人之主將輩。先歸本國。於是雅典之市民。憤激不止。以不親收屍不得行國葬爲遠犯國憲。羣起而責其罪。將處之死。此時蘇子正居議席之長。不得不命其投票。而蘇子獨以爲非其罪。遂不肯爲不法之投票。於是市民之憤怒愈甚。有以停職放逐脅之者。有以禁獄處死迫之者。而蘇子所信愈堅。所言愈冷。終不能動。昂然。

曰。余以正義臨危爲義務。而終不能從不正之提議。云。雖然彼在議長之席者僅一日而罷。及他人代之。事終背繆。水軍之主將輩。於市民結責之餘。遂處刑。

後二年。又有類似之一行爲。可見蘇子之決不爲不正矣。四百四年。雅典爲拉綏的孟人所敗。市之外廓之石壁。亦被破敗。國殆滅亡。有蘇子之故友克利諦亞士者。以斯巴達將軍之援助。懲憑。遂顛覆政府。刑三十三人之貴族政治。自握主權。凡平生不相容之公怨私敵。悉捕而戮之盡。市民欲保其生命財產。乃送蘇子及其他四人於新政府。會又有他事。欲召黎勇其人於沙拉迷司。以置之死。其他四人皆去難就易而赴沙拉迷司。獨蘇子不思。竟赴本國。取市民之意見。說之新政府。臨發曰。余決不悶死。余即不以言說動之。余寧將以行爲示之。後彼果不顧克利諦亞士之怒。不顧他執政者之儼彼以死。高言讜論。毫無假借。然而恐怖時代。不一年而終。四百三年之春。民主政治。居然恢復。流離之國民。皆慶安堵。天日爲之再明。然其間蘇子之功績。雖屬冥冥。要之其功。以愈隱而轉見。其維繫於無形者。愈大。

茲尙有二事。惟不得攷其年月。其一即特耳哈之神託。後別爲章以誌之。茲但舉與藏諦菩結婚之事。結婚後舉三子曰。蘭普洛克來曰。速福尼司古曰。美奈克綏莫。以其長子當蘇子死時。僅十五歲。故知爲蘇子五十以後所舉之子。藏諦菩云者。獅吼之義也。其粗暴之性質。雖其子猶不能耐。而蘇子平然曰。彼之所以粗暴者。正彼之所以善也。其所言皆足以啓余。咳唾落九天。隨風生珠玉。能使余如聞明神之降話焉。然藏諦菩究爲不可理喻之強女子。一日蘇子在家。方執事。妻與之語。不應。又語之。又不應。藏諦菩大怒。額上之青筋。張動如蛇。口中之狂言。咆哮如虎。忽汲井水一桶。突然醜澗於蘇子之頂上。蘇子徐起。微笑而言曰。藏諦菩乎。余曩聞雷鳴。余固知雨之必降也。余待之也久矣。今果降雨矣。悍妻目爲之瞪。舌爲之橋。不知所爲云。然其後蘇子卒。與其妻別居。寥寥風雨。寂寂瑟琴。而其未分離之時。雖事蹟若何。不可髣髴。而要之。決非享幸福圓滿之家庭樂也。亦何容疑。

### 第三章 性行人物之一斑

蘇子之奇癖不一而足。而皆足証其克己與勵精。彼嘗斷食絕飲者累日。人怪而問之。對曰。余爲臨戰時地步也。又有人病胃。問其醫方。答曰。汝但斷食絕飲可也。然汝之飲食可以斷絕。汝之事業決不可斷絕。其人大驚不言而去。

其見富人之驕食奢衣也。每嘆曰。氓之蚩蚩輩。是爲食而生於世者也。然余者乃爲生於世而食者也。又偶過市。見奇玩細珍之陳列。曰。是倡優裝身賣媚之具耳。又有貴人張筵爲千金一擲。酣歌妙舞之樂者。蘇子獨不與。惟在家爲踴躍之事。曰。余但爲運動軀體耳。

一日有朋自遠方來。三兩見於門。妻一一延之座。久不去。其妻忽有忸怩之色。見於面目。是何故。蓋庖廚之中。如空野之不見一菜。如枯海之不見一鱗。不速客來。無以款待故也。蘇子冷然曰。豈皿無殘漿耶。言畢。又向客稱謝。併若諭之者然。而莞爾微笑。曰。今二三子之辱臨。豈非爲見余耶。夫見余者。爲味宇宙之真理耳。豈爲飲食哉。若求蔬。則問之山人可也。抑欲魚。則問之水濱可也。客如不領余意而掉頭歸去。則



非僕之故。僕謹謝客。嘻。是亦可以見蘇子矣。

蘇子之精力強健。以左之一例可見。一夕蘇子與亞理士脫法納司、亞加頓二人共話。不覺深更。二友共疲。如欲睡者。遂假結議論。玉振之以終條理。二人遂眠。蘇子獨起。座推戶。徘徊星曙。眺望月傾。直披衣出外。浴於利綏油之河。更彷徨於街市。爲每日之所爲。精神毫不疲。至次夜而後歸。

蘇子冷靜之性。觀於其對藏諦菩之一事而可知。然猶有一焉。一日正與客議論。客被詰責。語爲之塞。憤極。猛然起立。唾蘇子之面。蘇子自若不驚。徐徐言曰。勿使議論涉於枝葉之末也。客少安。毋躁。請反其本矣。又一日。正徘徊於雅典之市。忽有暴夫以巨棒擊蘇子之背。蘇子平然若不知者。市人切齒。嗾蘇子曰。何不報之以一鞭。蘇子笑而對曰。驢之躐汝。汝豈欲報之耶。

凡此瑣事。皆足見蘇子意思之強固。精神之堅忍。但挾此以救雅典人心道義之廢頹。所謂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。究以苛酷激烈之行爲。招後年之慘禍者。則亦必然之

事也。嗚呼。吾爲蘇子悲。

欲知彼之風采舉止。則可舉其仇讎之敵亞理士脫法納司所記。與其親愛之友亞耳西皮亞特所演說者。兩兩而比較之。亞里士脫法納司之喜劇。有所謂「慮」者。雖於蘇子之肺腑莫之闕。而爲以嘲笑諷刺之目的。加之蘇子者。然至寫其狀貌之奇佻。摹其行態之骯髒。則確然蘇子之寫真手也。今舉其所記而約括之。如下。曰蓬蓬而粗如秋之小草者。其髻也。漠漠而廣如冬之沙原者。其額也。鼻則上捲而平。腹則前突而張。面大而唇厚。其行道也。忽步忽留。忽搖眸而回視。其徒步也。不擇沙泥。不但敝裘襤褸也云云。是可見以貌取人。聖人猶失之。況世人耶。嗚呼。彼固奇偉醜怪之一丈夫也。而亞耳西皮亞特所演說。則更細密。不但描摹其風采舉止。并舉其性行。并說其逸話。并可以見言語之巧妙。余不嫌冗長。引抄全篇如下。

余將欲頌贊蘇子。則先可比之塑像。是雖游戲。然實則舍此更無表彰之法也。蘇子者。確如塑像師店一笛橫口之西來奴綏司神耳。然蘇子又與怪神馬耳西亞

司相似焉。嗟乎。蘇子乎。舉汝以比之。是等怪神。汝應亦不以爲否也。汝倘以爲嘲笑。而以爲否耶。則大不然。汝若不解。余請証據之。蓋汝者非所謂優於吹笛之神者耶。何則。彼之所以警人者。尙藉乎器以聲之。汝則優於彼而初不藉器以警人。但以言語而已。足爲彼之所爲而有餘矣。且我輩亦嘗立佩黎克耳司等著名之辯論家之壇上。聽其議論。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然一聽汝言。則無論直接。無論傳聞。不得不聳耳而聽之。降心以從之。

蓋汝之爲辯論家。雖粗野而未能熟鍊。然是亦何傷耶。凡對於汝之講話者。豈非不聞勇女。不聞老幼。無不惻然感動。響徹胸臆也耶。

今如余之喜飲。人雖危言之而不能動。然倘由彼之口而出。則必生不可思議之結果矣。蓋余嘗聽彼之講說。心神激揚。每爲之淚潄潄然零。濕透衣衿故也。且余亦嘗聞佩黎克耳司等之講說矣。頗有無限之快味。然心曾無悵觸。魂曾不攪亂。悔意曾未油然而自相詰責。惟彼馬耳西亞司如前記之方法以感余之時。殆使

人有忘却性命之情。以彼之所論。不爲一己起見。爲雅典市之日常生活起見。故無不以爲當聞焉。嗟乎。余頗欲避蘇子之談話。不得已。則塞耳而早逃去之。不然。則余耳一聞。宛似金石發聲。震動鼓膜。心神非復。余有恍惚之極。使余有老殺衰死之大恐者。無如苟一遇彼。則余不能嫌彼。不能厭彼。適使余發悔悟感廉恥而悵然於生平所爲之未成。是以余轉以能不見彼爲快。然余又以不能不見彼爲恨。苟久不見彼。則苦惱更大。茫茫世界。更安得有如彼之可受教者哉。

試味余前此所言之如何。更察其感化力之如何。可以見蘇子之所好矣。夫世人知蘇子之眞性者少。故甯先平易以語之。彼性頗醜美。又自以爲痴愚。而藉此教人。殷殷不倦。此固世人之所知。然至其貌之奇醜。則畢竟一西來奴綏司神耳。然亦正依然與此神相似。蓋所謂醜者。止外部之風姿而已。衣錦尙絢。諒哉斯言。苟一窺其內蘊。則恍然於有可畏之氣概。有可驚之知識矣。何則。彼之賤外部之虛飾。實在常人想像外也。世俗所謂美麗富貴名譽等。彼對之。毫無價值。却以常人

之渴想是而急追是者。爲侮笑之玩弄物焉。抑如世人之不能窺彼之神靈。的影像也。則亦已耳。余則偶得窺之。而卒不能盡之也。祇覺粲然之光明。融透入極。實堪驚倒。使余知蘇子之所言者。宛如神言。不可不服從其命令已耳。

余更述其爲戰士之時。其堅苦卓絕。不但壓倒余。并有可壓倒幾千儕輩者。蘇子自忍饑渴。而見他人之熙熙然美饌也。則爲之大快。彼蓋先人之憂而憂。後人之樂而樂也。彼不肯飲酒。然時亦大飲。而玉山不頹。曰。心靈醉者。愚人耳。至於入窮冬也。一領敝裘。平然禦寒。此亦無俟言。然而更有奇者。當夫淒霜如銀。滿布大地。無一人出帳外。不得已。則戴巾重襪以從焉。之時也。蘇子獨侵晨。悠然出帳。外赤腳踏堅冰。猶如沙土。同墜兵士中。以爲表已之強健。形人之羸弱。有爲而然。不知彼實不過欲鍊其腳力耳。如此之類。不勝枚舉。試更舉其最奇者。一日早起。飄然出幕。爲暫時之逍遙。忽佇立一處。如有所思。偶有人默異之。旣而時已午。夏日酷暑。殆不能堪。其人見其猶不歸營。旣而及夜深。其人晚餐已畢。出而納涼。見黑暗

之中。有直立之人影。熟視之。居然蘇子也。翌朝早起。犯曉再往觀之。蘇子猶依然露立於舊處。未幾。東嶺微紅。旭日朦朧。躍出於蒼涼天氣之外。蘇子仰而觀之。笑而拜跪。高歌一曲。再揖而去。其人絕倒。歸營而談弄於衆前不已。嘻。愚人之不知蘇子也。亦固其所。無足怪者。

余不得不就軍陣中之蘇子而言之。當是時將帥以勇氣之感狀錫余。而使余戰。余帶傷而倒於地。蘇子實救余。余願以感狀與之蘇子。蘇子竟仍不吝以名譽冠之年少之余。

我軍敗於特利溫之時。蘇子之行爲。有頗足重者。是日也。余亦在騎兵之中。彼着重甲而步行。及我軍覆沒。則彼與臘克斯共退。余亦偶在其旁。心以爲決不棄而委於敵也。彼果以確然之勇氣。與臘克斯爲殿。雖表此勇氣者。有亞里士脫法納司之戲劇。然與此情形。實相隔膜。何則。彼之以徐徐退還見者。乃以莊重之態度。表其威嚴。使人知苟有犯之者。則必受其猛烈之抵抗也。於是彼與友乃得無恙。

而歸。

其他尤有種種可贊之性質焉。槌碎十丈珊瑚樹。得其片礫。價足十城。試放眼觀古今。偶有其一之人。則見之矣。兼而有之者誰歟。今夫如白拉西他士者。亞克來可以比之。如佩黎克耳司者。奈利耳司及安特兒可以比之。而蘇子之人格及談論。則實爲卓絕異常。求之余所較之西來奴綏司及怪神水。殆難求其偶也。然而余何以而與怪神相比。其原因尙未說明。請附言之。蘇子之談話也。其初則如不過供嘲笑者。然其所用之辭句。則又如怪神之表面。能使愚昧之人。易於笑辭。然進。而。求。其。言。語。之。深。義。則。有。無。數。神。聖。之。影。像。能。使。勇。於。求。善。者。成。就。其。希。望。焉。然而以筦闕天。以蠡測海。似足以見蘇子。而不過蘇子之一斑耳。而蘇子深遠矣。約言蘇子之人物及品性。則其一身也。所謂曰自制。曰克己。曰剛毅。曰正義。凡男子不可欠之乾剛諸德。無不賅以備。而實示斯世以是等諸德最良之模範。又常切於敬神心。厚於愛國心。故其自信力。頗備侃然不撓而不屈。不問窮達毀譽。不問榮枯。

得喪。其操守之堅。百難不得動。萬死不得挫。爵祿不得糜。威武不得屈。而其對友人也。以信義相交。常祈其安寧幸福。常助其知德發達。或挫其自負。或戒其輕卒。視種種之方面。訓諭以深厚謹慎之美德。漸爲其愛慕。真摯之良師之益友。而漸薰化彼等。於不識不知之間。嗚呼。既如春風之溫和。又如秋霜之嚴肅。從容中庸。古今罕見。吾無間然矣。隨諸券記其言行曰。

世有於蘇子之言行而猶加誹議者。蘇子敬神之人也。雖小事無不先與神謀。蘇子正義之人也。毫不圖害他人。蘇子克己之人也。曾不捨忠誠而謀逸豫。蘇子聰明之人也。不誤於善惡之判斷。一言以蔽之。則蘇子者。人類中最善良而最幸福者也。

#### 第四章 特耳哈之神託

蘇子前半生之生活。其難於詳述者。前已言之。蓋雖箕裘父業。然要未嘗藉以爲營業而計生活之道。而四十年間。雖爲彼修養時代。非不孜孜於天職道德知識之進



步。然要未嘗確然樹立。而爲哲學家之生活。綜而言之。不過於貧賤之中。簞食瓢飲。竊就其所發明者。而以爲近於真焉耳。然其河出伏流。一瀉千里。澎湃滂沛。而不可以已者。則實自特耳哈之神託始。

蘇子之友。有曰慨來芬者。一日昇特耳哈之塔。敬乞神意。忽咫尺恍忽之間。天語若由僧口而傳者曰。蘇格拉底者。萬民之賢也。夫此青天霹靂。可驚可駭之神託。焉得不目爲之眩。而神爲之悸。然而慨氏默焉而未嘗宣。至死後。由其弟之証明。蘇子始得聞之。雖然。蘇子毫不疑神意。毫不疑友言。踟躕數日。頗惱苦思。已而決然有心。得。以爲余當面試萬人。一一試談論。則神意不難証也。於是突不黔。席不煖。雅典數百里方隅。無處不有蘇子之足跡矣。

實而案之。其所謂神託者。果有與於實際否。可無事穿鑿。然據有名哲學史家。主哀耳拉氏之所論。則蘇子當時。已爲知名之人。其言曰。蘇子之於神託。猶彼路德之於博士稱號也。博士稱號之無關於路德之爲宗教改革家。何嘗不如神託之無關

於蘇子之爲道德改良家也。』蓋神託者。不過所以啓彼之踟躕。故蘇子之真正目的。初非徘徊於神託。而因欲試之實際以確驗之。以符契之。不過表曝一般人民知識之所以空乏。而欲使之安坐於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。唯其然也。故彼之命意。當時理辭之者少。反訐之者多。桀犬吠堯。亦固其所。然謂蘇子爲故憑神託。以臆牢世人。以欺瞞耳目。則固不可。特凝想沈思之極。如見其例。如聞其聲。以爲夢寐之間。若有靈異感之焉。則吞雲夢者八九。斯亦可爾。故曰『神憑種種之方法以傳其意於人。或於言。或於夢。或於一切。總命余以吟味世人之知識耳。』又曰『余若無爲而畢世。則直負神也。』然正惟以信仰篤。志氣堅。故其他之嫌忌憎惡。毫無瑟縮於其間。事實之真相。大畧如此。而至神託之降之年月。則可置之不論。何則。以并彼所謂。因是以吟味人間知識之空乏者。開端正不知從何時始也。雖然。彼以紀元前四百一十七年死。由其死之年。以上溯之。則春王正月。大約在二十年前。此亦至確之事歟。蓋亞理士脫法納司所謂『新學派之代表者。一時喋喋漸推尊蘇子。』實在由此時。

以還之事蹟。故所謂詰問之發端之時。必在此時以前。而所謂吟味一己之知識者。必在四百三十二年。至四百二十九年坡的特亞戰爭之間。

神託既得。衷懷既決。之蘇子。先舉雅典人萬口同稱爲某某大賢者。而叩其門而請教焉。蘇子先以爲神已以余爲萬人之賢。而若某某之賢。勝於余。則余直赴特耳哈之塔而問神。神必有以釋余惑也。而不料與之語及實際。竟一一足以籍人之口。於是自下斷案而謂某曰。汝自以爲賢耳。非真賢也。出而就歸途。途上自判曰。余與彼均未嘗知宇宙之真理者也。惟彼則以不知爲知。余則以不知爲不知。是則余之所以加彼一等歟。

彼又嘗與吟詩家政治家及一切有名之高人相語。而認以爲無論何人。皆不得避異牀同夢之一大過失。何則。彼等但以一事之傑出於衆。遂以爲萬事無不然。抱持此等見解時。大謬也。由是足跡日益遍。神意日益彰。蘇子乃豁然曰。余之所謂在者。如在之在耳。今則余乃切而指之曰。在茲矣。

當此時也。彼已爲純然之哲學者。然全與當時詭辯派人之職務的教師相異。是當於後細述之。先記其大體。蓋彼以爲數學相長。切磋相得。已取之人。人取之已。疊爲試驗。了此一生。願已畢矣。夫復何求。是故蘇子實可爲大詩問家。苟爲注意之人。無所不用其語。以研究爲知識。以講話爲生涯。如亞耳西皮亞特哥耳格亞普洛他古拉司等之名士。以及尋常無名之工匠。無人不說無地不往。其志可謂摯矣。其勞可謂鉅矣。然而熱血一腔。灑之何處。叩其生平。要未嘗一步出郭外焉。蘇子嘗曰。余愛知識者也。余在市中。則可與人交換知識。然至郭外。蹈荒郊。則蒼茫之色。葱翠之氣。美則美矣。誰與講說也哉。夫余固以講說爲大要者也。

蘇子之點檢萬人。而以銳利之口舌爲問答也。實爲招世人嫌惡之一大原因。其問答之精神方法。及學說體系之一斑。可於次章述之。茲先示講話之一例。

亞理士幾巴者。嘗恨蘇子。故設奇問以難之。期其必屈。一日相遇。卒然問曰。蘇子乎。汝知世之有所謂「善」乎。蘇子曰。汝之所謂善者何。世有熱病者。汝之所謂。豈於是

求之耶。曰否。然則飢渴耶。亞氏又曰否。蘇子謝曰。汝請勿復言。汝之所謂善者。何如此之茫然耶。如此者。余之所不知。且亦余之所不欲知也。亞氏默然者多時。復卒然問曰。汝知所謂「美」耶。蘇子曰。頗知之。亞氏曰。汝知種種色色之美矣。其物皆同耶。蘇子曰。皆異也。亞氏嘲曰。今夫異者。不得相反。有若黑白。有若大小。此其例也。汝既云知美矣。又以爲各異。則得無美醜混同耶。蘇子曰。不然。汝曷觀走者。當其足能飛空之時。何其美也。然若觚角之餘。而俯伏於地。則醜甚矣。又不觀鐵甲耶。偉丈夫着之。美甚矣。若侏儒被之。則適足一笑耳。可知同爲是物。因其時而分美醜。實如是也。亞氏又默然不語。既而又曰。汝之所答。要皆怪僞之言。詭異之辨。毫無要領。蓋辭窮而遁者歟。蘇子乃問曰。亞氏乎。汝之所謂善與美。固屬相異。請先聆我說。善者。美者。是二是一也。若故意以人之操行分別之。此之時美而彼之時善云云者。綜不得謂眞操行。吾得而決之曰。美則善。善則美。一丸兩轉。必相爲用也。亞氏曰。如此則蓄糞之器。亦得謂之美耶。何其可笑之甚也。蘇子曰。是決非可笑者。其器而既合於蓄

糞之用也。則即善也。善即美也。又何所挾疑於其間耶。苟不然而延金鏤玉。以裝甲胃。士人被之。臨彼戰場。其不適用也。是斷不得爲善也。既不得爲善也。自不得爲美也。亞氏曰。同是物也。呼之曰美矣。得翻而稱之曰非美耶。蘇子曰。固然也。膏肉可以療飢。而不可以治病。藥餌可以治病。而不可以療飢。子休矣。亞氏辭屈。悄然而去。

蘇子之以問答教化國人。其效果頗大。如前所引亞耳西比亞特之言。蘇子實有一種之魔力。其貌雖醜。其言綦妙。確足以勸誘衆人。試舉一逸事。其時有曰由克立普者。住於去雅典二十英里許美加拉之地。雅典國法。凡美加拉之男子。不得入市中。有犯之者。直處之死。而由克立普欲親聆蘇子之談話。竟不辭危險。以身命作賭。女裝而數來雅典。云。

蓋蘇子之譚話。如對生公。頑石點頭。感化斯人。其能力實大且偉。其不受感化者。非固僻之人。則邪曲之人耳。且邪曲固僻之人。亦有爲蘇子所感化者焉。有來西司者。放逸不軌。不可理喻。蘇子殷勤與之相語。終爲善良。又有恩西夫倫者。蘇子遇於途。

問其何往。答曰。將趨訟庭訴事。於是蘇子細詰其事之由來。諭之而使之止云。又有蕭克達司者。以達德名於國。然性頗謙讓。小心翼翼。無勇往敢爲之氣象。固背衆望。不肯參政。蘇子乃說之使協衆望云。又有克羅懇者。意氣性生。漫言當爲政治家。惟志高氣揚之是務。蘇子見其背德殊甚也。連問而連屈之。終翻其亂暴之初念。而退而討究一般之知識云。諸如此類。不一而足。而又不事矜張。不事岸異。以偶然及之。以游戲出之。故隸於門下者。英俊甚多。如柏拉圖。如隨諾芬。如由克立普。不違一一枚舉。嗚呼。其感化之大。其勢力之宏。洵足以震盪雅典一時之人心矣。於是細人纖豎。起而爲難。刀之銳者。易折人之俊者。招妬。况乎登高而呼。雲集響應。卓卓乎。施大望。負大名者耶。是故蘇子後年之悲慘原因。種種而負名太高。亦未始非其一端也。噫。

### 第五章 知德合一說

蘇子學問之本領。最其大要。在知識之研究。即檢察人之知識。而以七聖人之遺言。

所謂『知汝之爲汝』者爲起發點。然而蘇子之所重者。在其方法。至於教義。則爲單純的。而究限於倫理之方面。今將記述其學說。當先記述其教義。次及其方法。而既欲記述其教義。則不可不先就希臘固有之道德思想。與哲學之變遷而一攷之。

希臘人本印度日耳曼種族之一分派。而其中有三特質可見者。奴隸之制度尙存在。結婚之儀式尙固持。男女之結合頗緊密是也。又勉耕重農。歲晚務閒之際。熙熙然頗有團園之樂味。且其風氣亦大概懇摯而溫柔。且希臘人頗處天然之境遇。故爲富於『美』之觀念之國民。而於倫理之範圍。尙綽有餘裕。頗有與『美』調和之意象。故一概而論。最重實現。絕不以此世爲浮泛之集合體。夫既合併華美與偉大。而仍鍛鍊意象與膂力。以完了『美』的生活。以望道德上之秀逸。以望外界事物之整備。則夫『道德』、『審美』、『利用』之諸觀念。早已混交融化於國民之腦中矣。

是故希臘之倫理原則。爲自然之幸福說。而以生活之完全圓滿之幸福爲極致。故於固有之道德。以適度爲先。如七聖人中之梭倫所云『勿過度』。克來拉普勒士所



云「適度者善之極也」是也。其他觀之詩人之遺吟，亦無不然。今夫適度者所以生調和。故古代之學家，以調和爲道德之標準者不少。據他古拉司之哲學，則全以此爲主義。所明明有「道德者調和也」之語。而特木克利他司亦然焉。今夫適度之次，乃重正義。是爲交互安寧之要點。如哀披司、克拉士、速霍克耳士之詩人，亦皆有此觀念。而隸之於神明之屬性而不疑。惟然故如前所云混和「美」之觀念，斯於實現界上，務使此世進於光榮之軌，遂進一步而有「美者善也」之斷定。

試觀蘇子之倫理說，其爲內容，尙未甚脫種族的思想，但可重者，則由幸福主義，一轉而爲利用主義耳。於所謂善者，更附之以新屬性，稱之曰利。又曰美者不外於用也。如此，是雖不過擴充古代之思想，於內容無所超絕。然其於學理的考究，與形式的辨証，開一生面者，實於千古思想界上，粲然放一大光明也。

試觀當時思想界之全般，其問題頗大，未易遽盡。然姑爲簡明之記述也可。今夫人智之發達，必由外界現象之觀察，而後反歸於自己。約言之，則由客觀而移於主觀。

是也。是故蘇子以前之哲學。其不外宇宙論者。自然之勢。亦固其所。且其間亦未嘗無巧妙之倫理。如額拉克來圖。如特木司克來圖。如詩聖海西屋德。皆以深遠之立論。發明科學的反省之理。特不過爲憑空之思索。則純然爲道德的觀象之沈澱物。況乎經歲月之推移。因而舊慣之行動。隨改進之氣運而失其立脚地。則其不足以服人心也亦宜。何則。以本非建豎於明確的知識概念上者也。

於是波斯戰爭之後。人心傾向之轉變。於希臘之倫理上。所謂主觀的考察者。却先由詭辯論以開其端。詭辯論之爲物也。不過一時勢所造鑄者。而即一則由各種族之間。內訌日起。舊慣日破。一則由政論囂囂。必須辯駁而來者也。故當時學者中。如古臘克司。脫西亞司爲脩辭學之創始者。哥兒格亞斯。普洛脫古司等。爲該博之學問家。巧徵之思索家。蓬蓬勃勃。風靡一世。然其赴於破壞之傾向。陷於懷疑之境界者。則皆同。抑此諸學者之中。雖亦間異其說。而要之根本主義。則皆以知識爲不可能的。是也。以爲知識者世稱之爲心靈上進動矣。然則如前哲額拉克來圖所云。進

動之外無物者。則一切之物。刻刻轉變。而知識之主體與對象。安能共存。故知識者。不可能者也。若又如唵披鐸黎等所云。凡進動者皆爲機械的。而在物理之元素之結合分離云云。則吾人之心。本無如此之物理的性質者。是仍不可能者也。且藉如亞納沙哥拉所主張之二元論。以天然與心靈爲對峙。庶知識上之進動。始則殫能力云云。雖然。苟所謂天然的者不得。則又非吾人之思惟所能得。更翻以心爲由天然而分出者。然此由天然而分出之性質。卒亦不能解剖。如此。則綜而言之。不外乎以知識之確實與可能。爲謬論已耳。

詭辯派實以論理主張是等諸說。然正以其論理爲非論理。故有詭辯派之名。試舉其一例曰。今有必須之語於此。一方則欲其有。一方則欲其無。欲其有。斯善之矣。欲其無。斯惡之矣。故善之與惡。異名而同物。約而言之。則無善惡也。無善惡。則亦無智愚也。波譎雲詭。往往類此。其無數詭辯派中。有所謂聯珠體者。曰。一粒不得云積粟。其二粒三粒。亦不得云積粟。然至次第增加。吾人以不知其數。故而渾稱之曰積粟。其

實有一粒而無積粟也。又曰。今試考矢之飛行。甚迅速也。然必不可不謂一瞬之間。有一點之留住。精而言之。則雖謂此一瞬之無運動可也。何則。以矢之飛行。雖須多少之時。然此多少之時。不外一瞬間之所積也。

既而彼等見舊慣之漸被破壞也。以爲是乃德行標準。必實存於人而不能空存於世界之証。仍以個人爲絕對無上之規矩。以爲己之所命令。即道德也。普洛他古拉司曰。人者。萬物之主也。由是既以個人爲最上權。則放達才慧。利用機會。意氣自豪。亦固其所。又曰。事但在勝利耳。之言也。以爲一時之權宜。非無不可。然而無格言。無法則。所謂道德者。果在於何處耶。吾知彼等目中。已毫無所謂節制與正義矣。而猶且進一步而囂然曰。雖虛飾。雖放縱。亦何傷。苟幸福。即道德也。吁。可謂奇矣。亦何怪柏拉圖之譽爲當時最有名者。乃最痴愚者哉。

蓋詭辯派之學者。皆從外國雇而來。雅典。不過教市民以公私生活之方法。量功食祿。了無他事。言論之無責任。亦固其所。所謂道德說者。實非道德說。而種種不合理

思想之凝合物。無他。以由似是而非之科學的研究而來者也。雖然。雀宜於林。魚宜於淵。彼在故國。亦頗相習。易之他國。頓釀惡弊。其所教之違背真理。固無俟言。惟以顛預主義之談論術。效脩辭學。雄辯學之儀式。而視傳授爲唯一之職務耳。柏拉圖又論曰。

此等雇來之冒險家。所謂詭辯派者。其知識不過如獸人之能解獸性。如何則怒。如何則馴。如何則叫。如何則可近。因遂確定其方法。以傳之人。而並不問能馴之。即爲善。不能馴之。即爲惡。昧然於實際善惡之性質。而惟於其行爲上。判定善惡焉。故括而言之。則所謂以非理之方法。研究道德政治之問題者也。

詭辯派智力批判所及之結果。頗爲非常。觀篇首所述雅典社會之狀況。已可概見。然欲詳知當時市民墮敗之狀態。則莫如觀隨諾芬所記之小佩黎克耳司之言辭曰。

雅典人雖勇於行民主政治。然身體所具之善性質與活力。則度外視之。苟有攷

孜於是者則無不笑之。不特不肯助之。并謀所以擠陷之。日日於公私之集會。相爲爭論。計他人之零落。以保自己之福履。此惡弊所以充滿於國家也。

於是蘇子決然起。毅然行兀然爲中流之柱。炯然爲曉天之星。

蘇子一如詭辯派之勉勉於道德政治之問題。且亦以此爲限。不及其他。隨諾芬之所記曰。凡關於人事之條件。常研鑽之。如敬神、名譽、正義、節制、勇氣等。常討論之。更進而舉政府之所以立。與人之如何而可以統治他人者。而問答之攷究之。且蘇子有言曰。能答此等問題者。善人也。否則直劣於奴隸耳。吁此足以觀矣。

祥慶威鳳。毛羽皆珍。蘇子原非無文字之人。然其與哲學有關者。則初無著作。但就柏拉圖隨諾芬亞里士大德等書中見之。柏拉圖之書。雖參以己見。不足盡憑。然蘇子之說頗多。與臘克斯論勇氣。與加耳米的論節制。與由綏敷倫論神聖與敬神。與來西司論友誼。蓋善讀者於此。凡柏拉圖之言。皆可推而知爲濫觴於蘇子也。

蘇子與前代哲學之所以逕庭者。以前代哲學重天然。蘇子重人事。而要之皆在其

研究之對衆。其與詭辯派之所以逕庭者。以在其論究之方法與見解。蓋蘇子一生之本領。高掌遠躡。而括以片言。則曰不外乎欲改良當時之思潮。是故詭辯派爲破壞的。蘇子爲建設的。更詳而言之。則詭辯爲革命家。而蘇子爲改造家。

蘇子洞燭當時智識上之惡弊。以爲寧以不知爲不知。決不可以虛僞自欺。爰用有分科之術語。以識別正否。剖析善惡。漆室一燈。燭然千古。使當時之社會。發現命名之大義焉。蓋在當時社會所謂正義、敬神、民主政府等語。言之昏焦。聽之耳倦。一時幾爲口頭禪。然不能解剖分析。而闡明其真義。故普通之用語之性質。既空漠。亦複雜。而用之之人之胸中。亦不過紛亂濛暗之觀念的集合體。

當時雅典人之知識。以倍根之妙語而可知之。曰當時所謂真理者。不過觀念之複合。而形式上雖非常博大。實則耳食昔人所傳授之信仰耳。倍根又痛論用語不精密。實爲論理不確固之原因。以爲真理研究之進程。始於命名。命名者實由表明概念之言語而成者也。故命名而或紛亂。或歧誤。或虛擬。則皮之不存。毛將焉附。其構

成之論理。必不能確固。然而蘇子亦曰言語之誤用。不但爲過失。亦且蠹害精神也。蘇子又曰。此等之謬誤。直使彼真正之靈慧。埋沒於影響中也。噫之弊也。今日社會。尙有留遺。試把弄新聞紙。一閱其道德宗教之論說。則夫意義不明確。而貿貿然爲影響談者。殆不可以更僕數也。五。下。開。山。蘇。子。殆。爲。其。第。一。改。革。家。乎。

蘇子以當時道德之頹廢爲實。由考較知識不得其適正之方法而來。爰力抉真理之存在。認爲永久之義務。我但行正義耳。至於現世結果之如何。不必問也。曰人當行事之時。若爲死之一事而始思善惡之孰爲宜。就則已大誤矣。又曰。余所教人者。無他。惟以不損靈魂爲首務耳。內體外飾。何事經營。道德者不爲富貴。而存然而富貴。却在道德也。又曰。世人欲成實際之功。而顧以偏駁之觀察。與卑陋之道德是事。如此。則根本已誤。奚論其他矣。是故種種劣衆。觸目皆是。蘇子悲憫之衷。已不可耐。況乎特耳哈之神託天實。不啻欲舉詭辯派之所以誤雅典人者而救正之。當今之世。舍我其誰。雖豫察後年之必遭顛危。然而萬死在前。一生不顧。盡所當盡。抑又何。



悔。

今請論蘇子之學說如前所述。可分之爲二方面。

第一爲倫理之教義。約而言之。則爲主義而可蔽以一言曰。於確然之真理的基礎上。再建世人之見解。今夫既曰真理矣。則道德固無有不與真理協者也。然若偏激執拗而爲之。則其結果決不可謂道德的。故彼之教義。約括之則知德合一是也。是爲改良道德之主要精神。而所常常保持於心者也。其演是說也。往往先爲詰問。然後教以道德之重大。

今夫知識之部分。未必即道德之部分。然則蘇子之所謂知。所謂德者。其界說果何如耶。請先細覈之。

蘇子之所謂知者。不能如今日認識論家言之精確嚴密。蓋惟蘇子卑視科學。故其所謂知者。自限於道德的之行爲上。毫無天然的科學之意義。精而言之。則其所謂知者。不外乎判定善惡之事。而卽考察關於己之快樂苦痛的是也。要之其所指頗

爲狹義。然蘇子則以是爲實現的原理。

蘇子以洞察事物之目的爲知之體。故當欲實行其德之時。不得不自知其目的。何則。德者。衆人所得共知而導理想而進大道之謂。則夫闡明其目的。以剖別其與他之事物之關係者。此其所以爲知也。故不明知之體而欲行德。是何異盲者之無杖而欲行路乎。抑希臘古代之道德。已如所述。從舊來之習慣。奉教權之命令。以履行其形式而止。初無內鞏的基礎。以是之故。建屋於沙。根柢薄弱。至當時詭辯一派出。而搖搖然可危。故苟欲有爲。必當導源於知。知也者。闡明行爲標準者也。此蘇子倫理說之立脚地也。雖然言者無罪。聞者足戒。以憤激時弊過甚。更於所謂知者。附隨以無數之屬性。竟下「知者德也。知者福也。知者快也。知者用也」之論斷之推理式。而揚言曰。使吾人生活之圓滿者。皆由知之力也。其激宕有如此者。

蘇子之所謂知者。既爲狹義。而其於德也亦然。其所謂德者。不過曰善之義。而又曰善者與快樂爲同體者也。蘇子之評德也。曰。欲善之心。與求善之力。即爲德之定義。

觀隨諸券之所記。全編皆可見其思想。今試舉其一以例子。蘇子問由西臺模曰。今有同一之物於此。於一切衆生。能爲同一之利益耶。答曰不然。蘇子曰。然則汝於同一之物。殆以爲或人則與以利益。或人則與以損害耶。答曰然。洵如此也。蘇子曰。然則吾人但對於能受利益之人而名其物曰善也。亦無不可矣。噫。味此一談。已可恍然。由是觀之。則德也者善也。善也者利也。而知也者。識其物之目的。因而剖其利害之關係者也。故有一提言於此曰。人者求快樂者也。即無異曰。人者求善者也。因而曰能知善之爲善者。是即有德之士也。此所以謂知德合一說也。

蘇子之道德如此。雖與實利主義幾分相似。然對照之。以能承認理性存在之根本的原理。則頗不相容。茲據柏拉圖之所記曰。人之所以爲人者。以其有靈妙之精神也。故保其精神健全。且促其健全發達之行爲。謂之正。謂之善。謂之美德。反是而妨之害之者。謂之邪惡不德。而此發達之之人爲的方法。則惟有教育。是最爲吾人之所宜注意。然教育之真價值。決又非快樂及利益之多少而定。惟由其精神發達

所及之影響而定耳。『觀此言也。則蘇子之見解。其實利主義耶。抑否耶。實無由確知。然不特今日然也。即在蘇子之弟子等。至蘇子死後。而已莫能定其一是。殆如對角線的反對之解說。因而構成種種小學派。要之蘇子於善爲何物之一問題。初無滿足之發揮。斯其界說亦終於不能定。

雖然。蘇子之極端論。非無推導於奇怪者。無他。蘇子重知之極之意義。以同一爲惡事而知者。究比之無知者爲近善云云是也。蘇子嘗問由西台模曰。故意欺人者。與無意而欺人者。孰爲不正。答曰。故意欺人者。較爲不正也。蘇子因舉一例曰。今有人讀書於此。故意誤讀者。與不知字而誤讀者孰愚。答曰。不知字者尤愚也。蘇子更進一步曰。然則故意誤讀者實知正讀。而不知而誤讀者真無知耶。答曰。然。蘇子更反本而問曰。故意而欺者。與無意而欺者。孰可取。由西台模依然如前說。取無意而欺者。而蘇子則竟取故意而欺者焉。則其咎無意之過失。轉甚於咎有意之過失也亦明矣。

世之攻訐此說者。或咎其不注意於情之方面。或咎其否認乎意志之自由。而要之蘇子於精靈之元妙。實未考究。故知德合一說。或有譏其非科學的立論者。姑置不問。而其爲學說則固有大不滿足者。以其基礎不合於實際心理上之事實。即其論法亦不免陷於論理的錯誤。然蘇子之所以立此說者。初非欲爲科學的原理。不過開吾人應造之境域。以爲桃導天下之具耳。况蘇子之大有功績於哲學史上者。不在其他。實在其論究之方法。即亞理士大德之所謂歸納法。及一般用語之定義是也。又何必咎蘇子。

第二爲蘇子學問之方法。且夫蘇子詰問吟味之對象。爲當世之人無不以不知爲知。而並見無數之名賢。亦不免坐此病也。故蘇子論究之第一目的。在發明其根本。而使之自覺。其愚誠如培根所云。全然拋出於定理概念外。而惟對淨然之心以求其適用者是也。故其第一步爲全然破壞的。舉凡人世所斷定爲真理者。悉打破之。非破壞不建設也。彼之入世也。除無情之草木外。苟爲人類。無不與語。如有勇用氣。

正義國家等不確之名辭者。直尋其定義。以使之屹然不能搖。苟有欲知此等道理者。直起而答之。且察其囿於常見之受病之在何處。直舉其定義之有適用於種種地位者。解之析之。以形容其不確之處。而或病廣濶。或病狹隘。其不中正鵠者。則一遂恍然於矛盾之誚之不能逃。藉使人再變其說。則又舉其所變之說以窮詰之。如與由綏敷倫之問答。亦其一例。而此外如隨誥芬所記與由西台模之問答。尤爲明瞭焉。由西台模本爲政治上經驗之人。常喋喋言曰。正義者。善良之市民所不可缺之要素也。蘇子見彼尙不知何物爲正義。乃與之問答以詰之曰。彼如詐僞竊盜損害等事。果不正耶。由西台模曰。然。如統三軍之帥者。時而詐言。以鼓舞軍氣。如慈父之罵詈鞭撻幼兒。以進藥餌。如對於發狂自殺之人。巧以詐術奪劍於其手。若是者謂之何。由西台模曰。嗚呼。余前言誤也。子休矣。蘇子更進而言曰。今有無意而害友者。果爲不正耶。由西台模爲之辭塞。蘇子因憶由西台模爲政治上經驗之人。乃問以何者爲民主政治。答由人民而成人之政府是也。質而言之。則由貧民而

成之政府是也。蓋彼以貧民爲生計欠缺者。以富民爲生計餘裕者。則無論欠缺云云。不過比較上之用語。即其定義。亦不足包括專政者。於是由西台模之論又破。乃喟然歎曰。有蘇子而後余乃知余之無價值也。悔不早緘口而學金人矣。

要而論之。蘇子在距今二千年前。當時初無今日論理學及方法論之結構。而匠心獨運。却能自撰一定之研究法。其研究法稱爲批評的歸納法。而即從今日之所謂歸納法者。以批評之餘。認定事物上普通之點。由是構成概念。以求正確之知識者也。故常有「事物不由概念必不能得真理」之斷言。獨是所謂概念者。由如何之順序而生乎。蘇子蓋以自已憂省爲第一要件。以所謂「宜知汝之爲汝」者。爲唯一哲學格言。故伊有言曰。欲得真正之知識者。當先知自己之心意之狀態云。雖然將欲細攷自己之心象則尚在以定正確之知識爲難。故雖以反省爲必要。猶爲未盡也。然以是爲未盡。而別求其所以盡之之點則何如。曰取他人之概念。而比較之。以認其公同之點。如是而已矣。如此之研究法。爲發見真理者必守之次序。無論倫理

學。無論心理學。總之欲求其眞確之知識者。必自反省始。以自己之經驗。絮他人之經驗。就其相通者以構成概念焉。夫乃歎唱導此批評的歸納法。以指示學問研究之方針者。非蘇子不爲功。此吾人之所宜敬服感謝不遑者也。

如前所記。蘇子與人問答。爲欲達其目的而代言其所欲言。以使之自覺其謬者。稱之曰蘇子之反語。反語連續而行。眞理遂自流露於對話者之口。殆無異穉兒之出於母胎。故蘇子實用產婆之方法者。彼自稱爲受於其母云。噫。知識上之產婆。其功德何如。

蘇子之所論。不盡高尚。然其研究之方法。之可取者。則固可稱之謂哲學也。特有可記憶者一事。彼之哲學。不過「知」之一字耳。而所謂反語。初非但爲滑稽諛諧之語。乃欲使對話者自鞠其謬誤者也。其眞正之反語。乃施諸由綏敷倫等自滿之人者。初非所以對溫厚篤實之人也。當其與由綏敷倫對話也。初亦頗覺恭敬。至其後則全爲反詰的。就由綏敷倫之所知者。以証明其蠢愚焉。而由綏敷倫雖毫無知之



存在之觀念。然蘇子以爲。雖曰無知。而能自覺。其慧。愚。則亦明明有知之觀念。云爾。以上述蘇子哲學之一斑。而彼之有功於當時者。已舉其例。試更就其影響於後世者而言。雖其簡單之原理。羣稱謂不合理。由今觀之。老生常談。無足珍異。然而莫爲之後。雖盛勿傳。彼之悟道德政治爲可以科學之論究法加之。而顧尙未構成其體系者。抑亦有待於後人歟。古來里幾所稱謂欲求永劫不變之真理。而建立定義以導人者。洵不誣也。何則。彼固關科學的思想之第一進程者也。余輩何可妄以今日相較。而貿貿然卑視之。至其所謂詰問者。爲不知定義之人說法。而於人間思想之發達。必可劃爲一大時期。故今日余輩雖云云。而要不能不咀嚼其片言隻字之真義。則其功德之巨萬世而永不磨滅者。夫亦可見。

要之蘇子者。希臘哲學之改革家。而完了哲學功績者也。人或者因彼孤注於「知」。倡導論理主義。而目之爲冷酷乾燥之論理家。其實彼甚篤於情。頗有「史」之觀念。以挽回國運爲事者也。由此以觀。則彼之天職。其殆一代之預言者乎。

第六章 罪案及辯護及判決

蘇子雖不敢負神託而銳意求真理。然却無炫異矜奇。以人師自任之事。嘗語人曰。余何能教導諸君。不過與諸君共學耳。是故胸中雖確然有主持。實未敢以先哲自命。但就衆人之意見。而指摘其瑕疵。糾正其謬誤。以使之研求真理。以使之明晰。研求。正理。之。方法。而已。

如此故。初無如詭辯論者之有儀式的講筵。或入市場。與商人談話。或遊公苑。與學子討論。或赴工場。或訪學校。或與親暱者。或與疏遠者。或與同鄉人。或與異邦人。苟有機會。決不蹉跎。凡關於道德知識者。無論何人。無論何時。均不之顧。以自由簡易之方法。終日對話。下以全自己之天職。上以救社會之衰頹。

由是而駸駸幾歷年歲。欽慕蘇子之品性者漸加多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遂不期而會於一所。以至一時紛紛謠誦。有所謂蘇格拉底學黨者。然而此黨也。非集於一定教義之下。而妄爲運動者。不過尊敬蘇子。崇拜蘇子。而團合者耳。其數多高弟子中。與蘇

子晨夕相從形影不離者。不知凡幾。蘇子至七十歲。毫不衰弱。精神益加健。日夜懇懇授。絕無倦容。

然至紀元前三百九十九年。忽有一黨。米勒達主唱之。安脫士及羅根贊成之。對蘇子而提起一罪狀焉。抑此青天霹靂大陸風波之奇事。攷其濫觴。則是等人物之何如今雖不可得而悉。然所謂米勒達者。少壯之政治家。宗保守主義。與蘇子爲大反對。安脫士者。曾爲販皮之商。後忽事政治。因盡力再興民主政治者。莫如蘇子。故發是議。羅根者。以辯術鳴於時。故其於蘇子也。怨恨嫉妬。更何待言。其三條罪狀如下。

一、蘇格拉底不信國教。二、剗新教而唱導新奇之天鬼。三、引誘青年入於敗壞。案之國法。宜處之死。

嗚呼。是真意外之罪狀也。雖然。亦非無由。蓋蘇子既以知識之進步與道德之改善爲目的。則與舊傳之宗教顯相轆轤。又世之未聞其理者。徃往目爲奇異。又或就舊有之風俗習慣法律而聲言是者。宜從否者。宜違則血氣之青年。安保不誤蘇子之。

眞旨而觸動老成輩之感情。既喚起衆人道德上之疑念。即誚之爲瀆亂品行也。夫亦奚辭。若此者在蘇子爲瑣末之事。而以之歸罪於一人。騷起於訟廷。逐影吠聲。抑亦可謂不法之極矣。所以然者。以組織此案者。詭辯派與有力故。以蘇子曾反抗詭辯派之傾向。而欲建設新道德故。要之三條罪案中。前二者尙與前代之天然哲學相當。後一者則全屬詭辯派之事。毫末無關於蘇子。何蘇子百六之運。陽九之厄。之不幸。一至於此極也。

然。攷其遠因。則實萌芽於蘇子之進步主義。與亞里士脫法納司一輩之復古主義相衝突。亞氏者。頗贊太古之純樸美風。而萬事期於復古。蘇子則以古代禁令之道德。爲不能風化今世。冰炭之勢。已不相容。矧又加之以私怨。其所謂詩人不知詩之攻訐語也。自然害詩人之感情。而招其憤怨。其批評政治家也。則愈使當時政治家氣厄。其蔑視能辯術也。則愈適以煽彼等之毒焰。嗚呼。其所由來者久矣。然非一夕之故也。

蘇子於不敬神之一點則於未臨訟庭之前。已願就現時之信仰之果爲何如者而論之。是日也。蘇子與山綏敷倫鬪論鋒。以敬神爲問題。由綏敷倫於輕侮蘇子之餘。昂然答蘇子曰。敬神云者。即余今之所行。凡有惡者。雖父亦不赦其罪。如圖奧斯之於其父克洛諾斯是也。蘇子乃極論如圖奧斯云云之古傳說。毫不足信。由綏敷倫大窘。蓋由綏敷倫之答辭。意不在使蘇子自求其敬神之例。而在使之知其所指之云何也。於是由綏敷倫知不足以折蘇子。乃漸下敬神之定義曰。敬神者所以使神樂者也。雖然是亦關於神之爭鬥之神話的實事。蘇子以爲是施諸神之邪正衝突之時。非不可取。獨至求敬神之本題。則或者敬神而使神樂。或者敬神而轉使神不樂。於是又駁擊由綏敷倫定義之不韙焉。山綏敷倫更易其根據而下以新定義曰。敬神乃大凡能使神樂之人也。蘇子曰。能使神樂者。爲神所愛者也。敬神以爲神所愛故。故敬神以神所愛之人爲限。非然者。雖敬神。實不足爲敬神。於是由綏敷倫口爲之塞。疾首蹙額。無可如何。尙屢改其定義。以爲神者所以爲對於神之注意。而

正義之部分也。蘇子以爲注意云者。職務之謂也。極端強論。遂使由氏不得不服蘇子之定義曰。敬神者。通神人之方術也。於此一點。由綏敷倫不知所云。乃爲蘇子所呵曰。以汝此時既登僧職。則如此之事不可不記憶也云云。而談判之局以終。

後蘇子之審判開當時。雅典之制。頗與後世異。判事法官之數。少則數十人。多則數百人。傍聽之衆。千百爲羣。審判分爲三期。初爲原告之辯論。二爲被告之辯論。三爲判事之辯論。

原告之辯論畢。蘇子徐起而述自己之說。先分原告爲二種。一爲與彼多年不相容者。辯其不識己之宗旨。而致與天然哲學者及詭辯派同視。既而又言余自知受神託以詰責世人。因之不孚人望。蓋世人方自以爲賢而我乃從而証明其愚也。然余固仰不愧於天。俯不忤於地者也。何懼哉。於是更及第二起之原告。與米勒達上下議論。遂屈之。米勒達之視蘇之也。不啻如三尺之童子。而蘇子則毫不倨傲云。於是蘇子既辯明三條之罪案。不過小人之讒構。愈接愈厲。遂昌言曰。世倘有以余得罪

之故。而不敢詰責世人者乎。余請答之曰。受將帥之命。而戰陣者。不問死生。余之受特耳。哈神託也。亦猶是也。余一日不死。則振贖發犇之責。一日不肯廢。

先是蘇子之反人。以此等無理取鬧之事。究不足以危蘇子。而蘇子則已早知身之不能免矣。然蘇子又以爲對此無理之訴訟。施詭辯。試爭論。所謂大人之氣度者。何在。况眞理者。最後之戰勝。初非人爲的辯護。所可爭。冥冥之中。固有天意也。職是之故。故不屑斷於辯護。於是蘇子之親友。頗危之。頻綴精博縝密之辯護文。以送之。蘇子一讀。輒置之曰。是特法律家之辯護耳。當其審判之前。蘇子曾語人曰。如是之立於訟庭。而自試辯護。余實不堪也。無如雅典之法律。既不許不辯護。則不得不辯護。而一番辯護之夙。非蘇子志也。亦從可知。故其答判官之詰問也。却無求宥之語氣。侃侃而談。揆揚眞理。惟斥訴狀之不法而已。然而瓦釜雷鳴。黃鐘毀棄。潔白正直。而法官輩反怒其無禮。頗不相容。遂至初爲無罪之認可者。繼轉爲有罪之投票矣。

蘇子聞法官之判決爲有罪也。不覺奮然而起曰。余處無論如何之刑科亦決不肯易前言。一時蘇子之友人。以爲是適以重罪科者。百方勸之不已。蘇子以爲讓步至三十模納亞之罰鍰。不復再讓矣。然法官尙以爲侮辱訟庭。且因爲之固執太甚。既而米勒達更鍛鍊之。以處之死。法官更訊蘇子之意見。蘇子答曰。請保余之生涯於學校可耳。他無所言。於是一時亦不能容。及再投票。則以二百八十一人之多數。對二百二十八人。遂宣告死刑。

蘇子坦然赴獄。向訟庭而與以最後之決辯辭曰。汝等春秋鼎盛。余則齒髮禿。前途無幾矣。今姑少待焉。汝等即不命余。余亦就汝等之所指也。但余固不可不服從法律。而汝等獨以爲罪者。抑余自招之耶。抑汝等致之耶。否。皆天也。嗚呼。死耳。死耳。死耳。其返於無耶。其不夢而眠耶。其赴天上之樂土耶。死而返於無善也。不夢而眠亦佳也。赴天上之樂土更妙也。余於此眞仰法官之裁判爲之喜。而躍躍而歌。焚香以禮之。酌酒以酌之也。抑余猶有冀者。天仙。天仙。化人。化人。倘其逢脫洛衣之英。



雄○輩○凌○雲○一○笑○乘○風○一○揖○促○膝○團○圍○賞○心○樂○事○其○信○耶○其○幻○耶○死○而○果○如○此○余○更○願○  
千○百○死○而○不○辭○也○藉○不○論○此○然○而○乾○坤○無○恙○也○道○理○無○恙○也○生○死○浮○雲○不○足○置○辯○而○  
說○爲○善○人○決○無○灾○禍○余○即○死○矣○而○前○途○豈○有○所○謂○不○可○樂○者○在○耶○汝○等○猶○疑○之○耶○嗚○  
呼○余○有○小○兒○三○人○焉○若○其○成○立○之○日○不○能○如○余○之○勵○善○行○以○警○戒○汝○等○則○請○汝○等○舉○  
余○之○所○以○爲○苦○者○而○苦○余○之○死○後○一○塊○肉○也○若○其○無○價○而○僞○有○價○無○益○而○銜○爲○有○益○  
則○請○如○余○生○前○之○責○汝○等○者○而○責○余○之○死○後○一○塊○肉○也○汝○等○若○肯○從○余○言○以○對○我○三○  
兒○則○三○兒○等○何○時○不○願○就○汝○等○正○義○之○手○耶○汝○等○請○記○之○余○今○告○別○矣○余○死○之○時○汝○  
等○猶○生○之○時○而○余○之○死○汝○等○之○生○果○孰○謂○之○好○運○命○耶○出○乎○天○天○入○乎○人○人○質○之○造○  
物○造○物○不○言○也○

噫蘇子之罪狀。既屬誣構。而當時雅典人。竟置之死而不悔者。無他。正如其自白之  
言。所謂詰責世人。不免招怨者也。而其方法之險辣。手段之苛酷。則真癡絕頑絕。一  
時雅典人無賢無愚。除心悅誠服之弟子外。無不以蘇子爲援理挫人之強項令。故

招禍綦易。況其訟庭之辯論。轟轟烈烈。更足以使若狂之雅典人。怒髮而冠。爲之衝耶。嗚呼。藉無米勒達。蘇子亦終不免。而米勒達不過一雅典人之代表者。彼雅典人固以千百之米勒達。平方立方而成者也。狐鼠橫行。鳳麟末路。使人激憤之情。血爲之沸。而淚爲之枯。嗚呼。雅典雖小。豈無位置一蘇子之地。而竟欲不殺蘇子。不止嗚呼。七十老翁。夫復何求。況乎蘇子之爲有德者耶。彼之含笑就刑。却轉以表蘇子之德之愈高而愈大矣。

抑當其審判之際。有云彼以批判選舉法。蔑視國憲。因而彼譴責者。雖然。是固無疑也。蓋當時之政治組織。固明與蘇子之意見不兩立者也。蘇子以政治爲一種之科學。比之一切而更宜。知識鍊習。彼固欲臨機會以討論政治。而不欲無教育之人之投票者也。雖然。彼之血誠堅忍。眞摯無往不爲愛國民起。見惟憐其罹於罪。乃轉幸其罹於罪。而轉得表白之也。嗚呼。果何罪哉。

若就宗教上而論。則決非原告之所謂異神論者。蘇子固明明信神者也。惟神則靈

智而靈能。因而無所不知。保護善人。或於夢。或於神託。盡其種種之方法。以示人。其所下之法律命令。不可不服從。是故蘇子以神之所命爲義務。而因神之故。遂受災厄。雖死不辭者。正所以成就其義務也。其告雅典人曰。余雖以最高之愛敬心待汝。然究以神之不可不服從耳。此言也。不足以表其熱烈之宗教心乎。嗚呼原告之誣彼。無一不背理。而蘇子仰首穹蒼。何怨焉。何尤焉。

### 第七章 死

蘇子之罪科已定。越一日直當赴死。偶希臘行國祭。特洛士島之祭船猶未歸之時也。國之成例。不得行刑戮。以是之故。蘇子乃幽囚而度三旬。岑寂獨坐。與問視之子弟輩談話。溫容如平日。且勸慰之焉。隨譯芬泣曰。何其從容而明瞭耶。眞使吾徒不能贊一辭也。

既而至三旬中之第二十八日。則國祭已告終。死之時將至。生之時止兩日矣。此夕也。其弟子克黎多獨早來。告以祭船之已在司宜安。而將直達巴衣來島。因勸蘇子

之逃獄。曰：夫子有朋友，蓋亦察其心。夫子有妻兒，蓋亦憐其衷。夫子若不顧，則余就夫子之三兒之教育，悲乎不悲。余有若干之旅資，外國人某亦願爲夫子擲貲財。夫子何不脫獄越境而徐爲後圖耶。兩者問答之間，或訴焉，或泣焉，或斥焉，或諭焉，怒語綿綿之久。蘇子決然答曰：余惟正義是視耳。他人之所云毀譽褒貶，不足以累余。雖然，今余逃獄而果爲正耶，抑汝助余逃獄而果爲正耶，汝必以爲他人以不正加之。我何妨以不正報之。云爾。但今日之情形，則正有所不可，余而逃獄，是貽國家以惡害也。今夫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，非以裁判之可以實行法律之可以確立乎。余而逃死，則裁判不得實行，法律不得確立，而又惡乎其爲國家矣。蓋所謂裁判謬誤，法律濫用，云云者，乃就個人而言也，非可就國家而言也。余安可以仇個人者仇國家，而因以惡害貽國家也。雖所謂國家者，不過由惡人之團體而成，然要木可以一概論。余受國家之恩也，大矣。竊使余兒孫零落爲奴隸，余決不能負國家，且亦無論負國家與否，而茫茫大地，無所往而不爲國家。逃將何之耶。或者如脫沙林之不。

規。律。之。國。或。能。容。無。法。律。之。人。耶。然。而。兒。輩。亦。爲。一。外。國。人。流。離。瑣。尾。謂。之。何。矣。嗚。呼。汝。等。既。爲。余。之。親。友。則。余。死。而。極。力。保。護。兒。輩。教。育。兒。輩。勿。傷。余。九。京。之。心。可。也。而。又。奚。多。事。哉。敬。謝。故。人。敬。謝。厚。情。余。實。不。能。從。余。羌。不。自。知。余。之。何。以。終。覺。不。能。負。國。家。也。

國。祭。告。終。矣。特。洛。士。之。祭。船。已。歸。矣。噫。嘻。吁。乎。悲。哉。將。於。是。日。之。黃。昏。行。刑。矣。是。日。也。蘇。子。未。明。即。起。與。繞。獄。襍。坐。之。子。弟。談。論。如。平。日。一。若。不。知。走。無。常。之。已。在。目。前。者。既。而。日。已。過。午。蘇。子。乃。先。論。苦。痛。與。快。樂。有。密。接。關。係。之。理。更。遷。而。論。自。殺。之。說。之。不。可。爲。訓。蓋。以。其。子。弟。之。中。恐。悲。痛。之。餘。有。不。禁。爲。此。者。故。警。告。之。也。

而。蘇。子。之。論。死。也。曰。吾。人。之。肉。體。真。不。過。盛。血。之。革。囊。造。糞。之。機。器。耳。人。之。所。貴。端。在。靈。魂。其。在。生。存。之。時。靈。魂。欲。求。真。理。每。爲。肉。體。所。妨。礙。故。至。死。而。後。靈。魂。離。乎。肉。體。爲。善。神。所。導。得。居。較。地。上。更。幸。福。之。樂。土。而。與。善。友。共。晨。夕。快。何。如。之。今。夫。哲。學。者。攷。索。死。之。問。題。者。也。哲。學。家。言。屢。欲。打。破。肉。體。之。桎。梏。其。言。非。不。允。然。實。則。死。後。

始得爲之。故懼死者。非所以愛知。不過愛名譽富貴。一切肉體之快樂者耳。如此而求道德。非蒸沙以成飯。却行以求前耶。何則。彼等於爲惡之端。頗覺勇敢。而至所以節制之者。則穀觶而不敢就故也。如此之道德。全爲虛僞而不確。所謂奴隸的是也。若夫真正之道德。則在靈魂之醗化。惟能醗化靈魂之人。死後乃可扶搖直上而爲神。此則吾所有志焉。而未知能逮否者也。而猶有悲之者。愚也。而猶有懼之者。謬也。諸君諸君。苟有志於哲學。請銘之座而書之紳。慎無效塊塊戢戢之婦女子之醜態。而以一掬淚灑老夫前也。吾之死。吾壯之。吾願諸君共壯之。

有弟子曰塞白斯者。言曰。余惟愚人而靈魂亦烟散霧消也。蘇子曰。惡是何言也。今夫宇宙之現象。其結果頗紛糾。然苟有一物。則必有相反者。故有生則有死。死者爲生而死者也。非爲死而死者也。故萬物皆以死而畢也。今夫一切知識。不過當前所領得之記憶物。則夫吾人之靈魂。其於未入肉體之前。已徵存在也。亦章章明矣。於是弟子西米亞士曰。是固然也。然請問死後之存在之事。蘇子曰。凡易於分解崩散

者。其單一而不變者耶。抑複合而有變者耶。其近於神聖者耶。抑有可死之道者耶。子自思焉可矣。抑雖曰肉體。然其肉體中之一部分如骨者。且有不可滅之勢。況如靈魂者。猶可得云死而即失之耶。蓋靈魂有純不純之分。其純者則尊榮清淨。而昇於凡俗不可見之境域。與神共居。其不純者則沈寢於墓中。化爲地質物之元素。入一切動物體中。而引其前生之習慣以繼之。故感覺的靈魂。則爲驢馬。凶暴的靈魂。則爲豺狼。其雖欠哲學知識。而有正義節制者。則或爲蜂蝶。或爲溫和如人類之動物。要之惟哲學者之靈魂。則飄搖遐昇。與神爲侶。何則。以哲學者固不求肉體之快樂者也。

西米亞士。塞白斯二人。猶未了解其宗旨。西米亞士曰。靈魂者在肉體之調諧。猶音樂上之調諧。琴箏皆有待於弦索。然弦索雖存。而音之調諧。則不能永存。塞白斯曰。靈魂自脫於肉體後。而少加磨績。則誠有然。至云不滅。則未敢信。

蘇子先答西米亞士曰。靈魂者。決非在區區之肉體之調諧。實存在於構成此肉體。

的要素之先。因而導歸肉體。無所謂調諧也。而塞白斯之論點。頗爲重要。涉於生活零敗之全問題。故蘇子亦思索之。而後言。乃先說一已少年之經歷。曰余初亦好天然哲學。然熟慮之。覺不過推知機械的源因。理學的源因耳。於是始讀亞納沙哥拉之遺著。因聞有所謂普遍的源因者。以爲必有辯証。以見萬物乃由一最善之方法排列而成者。然而亞納沙哥拉。以爲心者僅以供一切之用耳。而至叩其源因。則舉空氣以太等物以當之。余不禁失望。於是余乃自探究其源因之問題。已費一生之精力於茲矣。此即汝等所許爲絕對觀念者也。然而觀念者。實一切現象之本源也。不足云美也。不足云大也。蘇子言少間。而弟子哀克拉底忽問人之種種感覺之對應。蘇子曰。正惟相反之觀念。決不能同起於一人之身。如因西米亞士較蘇格拉底高。較夫哀駝低。故而有高且低之名。高且低之名。實相形而見也。若一般之觀念。則何有此云云也。余請再語之。以解汝等之惑。且將尋常之套語屏退之可乎。今如有入問身體何以而溫。則不可以熱之套語了之。當更答之曰火焉。今如有人問身體



何以而疲。則不可以病之套語了之。當更答之曰。熱病焉。今夫所以使身體有生者。靈魂也。而靈魂者。既有靈魂。即有生之理。附麗其間。靈魂與生。渾然爲一物而生。與死判然爲兩物。反乎生者爲死。生與死不相容。故靈魂與死不相容。是猶偶數之觀念。不相容者。奇數。而與正義音樂不相容者。爲非正義。非音樂也。於此而求其對比。如奇數雖近接偶數。然不可爲偶數。又如藉令無奇數。而亦不得以偶數代之也。吾人以僅云不死爲未足。必稱之曰不死。即不滅。而後可。是可知死之事而來襲也。惟人間個體中。可死之部分。乃先死焉。而其他不死之部分。則決不破壞。是故靈魂之不死不滅。而生存於他世界者。如燭之照如鏡之映。斷斷乎不容疑也。塞白斯曰。聖者言乎。吾復何疑。乃問西米亞士曰。汝以爲何如。西米亞士曰。余尙不能釋然於心。何則。以余之問題太大。而徒使余望洋興歎也。蘇子曰。汝言是也。汝其舉吾言而熟慮。反復之。倘得解析。則排雲霧而見青天矣。何疑慮之有。

蘇子講話畢。克黎多忽排闥入告曰。時已近矣。夫子若爲兒輩之事。欲囑之友。或囑

之友。請聞命。蘇子曰。曩曰已語子矣。如是而已矣。余今方縱談生死。曩以貫我自己之信念。更何所餘思乎。克黎多又問曰。葬儀何如。蘇子曰。惟汝所欲耳。既而顧他人莞爾而笑曰。嗚呼。克黎多殆猶不知余即與汝論生死之蘇格拉底乎。彼以爲余不過一現在所有之肉體耳。故猶注念於葬儀。不知余仰毒後。早已先汝等而赴幸福圓滿之樂土矣。彼以爲余死而猶在此世界耶。不知余死而已超出此世界矣。汝見余之遺骸。忽付之火。忽埋之土。請勿怨悼。蓋骸遺者。特遺骸耳。非真我也。嗚呼。克黎多。汝勿復言。汝之所言。不但謬誤。且盡害汝之靈魂實甚。

語畢。起而入別室。將赴浴。克黎多欲從之。蘇子不許。子然以一身獨入。克黎多等相顧淒然。無一語。少焉。諸弟子歎息之聲。駢闐於浴室。蓋即聆靈魂不死之說。然師弟之契甚深。一日。蘇子死。則羣弟子何啻孤兒之喪慈父矣。歎而悲。悲而哭。倉皇失措之際。蘇子之妻藏諦善亦踉蹌至。不辨東西之小兒三人走於前。三家僕從於後。更有嫺戚之婦人數輩。雜沓而來。蘇子浴畢。延入內坐。細囑後事。囑畢。即麾之去。

復出而與克黎多等團坐。然不發一語者移時。時日已西傾。垂垂薄暮矣。既而獄吏亦來。嗚呼。獄吏亦爲之垂淚。云彼見蘇子而泣曰。賤人在囹圄中。閱罪囚多矣。臨刑之時。非怒則懼。非懼則詈。夫子既不怒。又不懼。又不詈。嗚呼。夫子君子哉。夫子。天人哉。不肖賤人。情何以堪。余既來此。復何所言。惟常爲寧靜之永訣而已矣。語畢。掩面拭淚而去。蘇子目送之曰。好男子。余如汝言。余不料獄吏亦能此也。余之初來也。彼常慰問余。時與余談話。嗚呼。彼亦人中之善者也。而今乃哭余也。因語克黎多曰。爲余謝彼厚意。其速將毒藥來。克黎多曰。夕陽在山。餘照未暝。余知之矣。請少安。蘇子曰。汝所云者。常人之態也。余不屑爲也。遲遲就死。則不知者以爲怯矣。余之所以前言者。爲此耳。請慰子。克黎多乃麾一僕取之。少頃。僭一人捧藥盃至。其人跪進杯。猶股爲之慄。

蘇子問曰。汝先教余服之之法如何。其人曰。夫子但服之可耳。服後可徘徊室內。但至兩腳覺重滯。則偃臥可也。乃進盃於蘇子。蘇子怡然受之。手不微顫。眼不微暈。望

之則溫容增一段之春。仰之則風骨添幾層之秋。可親而不可近。可臨而不可犯。蘇子從容停盃。招獄吏曰。余先以一滴奉神明可乎。獄吏曰。僅足充夫子之飲耳。無消滴餘也。夫子揆之。蘇子曰。善。雖然。余將遐昇上界。不可不拜神明。拜畢。一飲而盡。此時也。羣弟子已不能堪。忽坐忽動。忽伏席。相抱而哭。夫哀駝掩面而泣。克黎多不忍坐視。而出於室外。亞霍洛得拉放聲而哭。蘇子熱視之曰。諸賢何爲乎。余曩之揮妻兒嫗戚使出者。正慮此也。何諸賢而猶如此耶。余宜死於靜肅之中。余不願死於涕淚滂沱之中。於是衆人眼中之悲淚。與背之上之慙汗。交迸。哭聲頓罷。頗覺靜肅。而蘇子之風姿。溫以和。儼以肅。依然不少變。

蘇子遵獄吏之教。少時徬徨室內。既而果覺兩腳重滯。乃偃臥。獄吏羣來。摩擦蘇子之兩腳。問曰。有所覺耶。蘇子曰。無也。惟覺硬而且冷耳。於是獄吏次第而摩。次第而上。已遍下體。蓋藥力由下而上。其滲沁心臟之一剎那。實爲生死之關。蘇子亦頗知之。故至腹部。覺有寒氣稜稜時。乃猛然起呼。克黎多而與以訣辭曰。爾以一鷄奉亞

司克來披亞神。爲余致謝。蓋蘇子罹病之時。曾祈病愈。而忘却致謝者也。克黎多應曰。諾。尙望其有遺言。然而蘇子竟無一言。溘然長逝矣。嗚呼。嗚呼。

吾請言其結果。當時希臘雖失一大偉人。然此大偉人之主張。則亘千古逾萬歲而不可滅。蘇子之哲學思想。即所謂社會進步之精神者。泰山北斗。大爲欽崇。如柏拉圖。如亞理士大德。碩學輩出。雲委波譎。至大有影響於二千年後今日歐西哲學之思想。如深山巖罅之一滴水。涓涓流爲汪洋大湖焉。此何以故。以蘇子平生不但憂慮當時社會直普及於萬古之人類也。嗟乎偉矣哉。

#### 第八章 餘論

人有言曰。古今之大思想家。曰孔子。曰釋迦。曰耶蘇。曰蘇子。世稱之曰四聖。誠哉其當也。然世以爲孔釋耶三氏之爲後世所尊崇者。其傳聞或有所不詳。况假構之屢樓海市。未必從平地起也。故三氏而能詳悉其言行。且所詳悉者果確鑿。則或者轉出於蘇子下也。亦未可知。而三氏之得爲後世所崇拜敬禮者。抑亦由於時勢之關

係。與社會之狀態。亦未必果足稱也。今乃言行可得而詳悉如蘇子。且位置如蘇子。可不謂之偉耶。之言也。吾味之。吾信之。

抑如耶如釋。直自以爲神之子。而非復人間。是羅網衆愚之一方法。雖非不可。然其目的惡乎在。曰在宗教。宗教之爲物也。乃乘人情之弱點而囑飾之教導之者。故其論點亦無事深究。且余輩亦無事張皇宗教與哲學之比較。特四聖固有各殊之旨趣。而以蘇子比之。亦頗有合。蘇子以愛爲宗旨。則似耶之以身供犧牲。蘇子以慈悲忍辱爲宗旨。則似釋之普濟衆生。蘇子以宏智爲宗旨。則似孔之學道不倦教人不厭。然茲不具論。

蓋耶與釋以宗教鳴者。固不得與蘇子相比。惟至孔子。則酷似矣。而又皆爲聖人。初未嘗以神之子自稱。今請兩兩對舉之。

蘇子與孔子。其門閥地位。雖大不同。然亦以所處之社會不同。故初無可議。今夫孔子徬徨於陳蔡之野。興吾道非耶之歎。而蘇子之一生不遇。其轆軻亦相似。然孔子

尙柄用於魯國。雖未竟其用。而天下後世。無不仰爲大政治家。猶可說也。若蘇子則僅一列席於議會。終不能發揮其志願。然而蘇子亦本不如孔子之屬望於政治上。吾且談兩者之學問。兩者學問之最通同者。不但在傾向。而且在刻苦精勵之迹。孔子之道德說。固卓立於常識之上。其所謂「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衆而親。仁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」者。以實行道爲人生第一義務。此其與知德合一說。雖有差齟。然結果則何嘗不相似也。加之蘇子之交朋友。無往不以交換知識爲事。以視孔子之學無常師。而又屢稱弟子之善言。曰「助我」。曰「起予者」。抑亦若合符節也。且也七十二弟子相從而周流天下者。亦何異柏拉圖諸賢之依依晨夕談道論德也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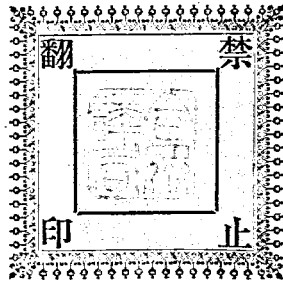
獨至其死。則孔子之死非不慘。而究非蘇子之所可比。觀史馬遷所記曰「孔子病。子貢求見。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。曰「賜。汝來何晚耶」。因嘆而諤曰「泰山壞乎。梁木催乎。哲人萎乎。因淚下。乃謂子貢曰「天下無道久矣。世莫予宗。吾聞夏人殯於東階。周人

殞於西階。殷人在兩柱之間。予殆殷人也。後七日而卒。嗚呼。讀史記者。誰不爲之廢書長吁乎。然孔子之死病而死。以視蘇子之非其罪而死者。何啻天壤也哉。又況蘇子之自審判以迄臨終也。其發洩之哲學大體。在哲學史上。實占最燦爛之顏色。其所主張洵不愧乎「哲學者死之學問也」之抱負矣。又況其最後之訣辭。惟有一雞奉神一語。哲人胸中。光風霽月。無一點之塵障。可想見爾。嗚呼。蘇子藉無道德可傳而其一死之可傳於後世者爲正多矣。況乎其死而更足以表道德之高大耶。愈以歎偉人之生死皆以道也。



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刷  
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六日發行

(定價大洋二角五分)



著者 日本久保天隨  
譯者 中國張相  
發行所 杭州城內小營巷  
合衆譯書局  
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五十三號  
作新社印刷局  
販賣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巡捕房東首  
開明書店  
全上 杭州總派報處

